

行走

临涣行：古邑烟火与烽火回响

孔宪锋

久闻临涣之名，心里便一直存着一份念想。这座濉溪之畔的千年古镇，一边载着千年市井烟火，一边镌刻着大决战的红色记忆，总盼着能亲至其间，触摸那些沉淀在砖瓦里的岁月。出行之前，翻阅网络游记，又在老友群里多方询问，打听风物点位、斟酌游览行程，心里勾勒着临涣的模样，却也深知纸上得来终“是”浅，唯有亲赴，方知真味。幸得老同学余荣兵驱车相伴，老同事石峥一同随行，二三旧友，结伴启程，奔赴这皖北古镇。

车入临涣，扑面而来的是古镇独有的气息。青灰砖墙连绵起伏，古旧的街巷向深处延展，脚下是被岁月磨得温润的青石板路，长街两侧红灯高挂，店铺鳞次栉比，羊肉汤、培乳肉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之中。人间烟火，不事雕琢，千百年来，寻常百姓的日子就在这条街上缓缓流淌。

我们的第一站，便是文昌宫，也就是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。朱漆大门，石狮踞守门侧，黑底金字的门联庄严肃穆，跨过门槛，便从喧嚣市井踏入一段烽火岁月。这里原为唐代始建的尚书宫，旧为藏书阅典之地，昔日的文昌宫翰墨余香，在1948年的深秋，化作运筹决胜的军帐。藏书阁匾额依旧高悬，只是屋内陈列的，不再是经卷典籍，而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要图。

缓步院内，屋舍简朴依旧。刘伯承住室里，木床旧桌，一盏老马灯静静陈列；斑驳墙壁上悬挂着老照片，还原着当年的起居办公原貌。很难想象，就是这样几间朴素的青砖瓦房，汇聚起刘、陈、邓、粟、谭五位先辈，组建总前委，两大野战军于此统筹调度，胸中装万里山河，帐内定千里战局。铜塑群像默然伫

立，仿佛依旧在复盘战事，谋划家国前途。一砖一瓦无言，却在诉说着：真正的雄韬伟略，从不是高台华殿里的空谈，而是于简陋尘舍之中，心怀苍生，负重担当。历史从不是教科书上冰冷的文字，当你亲手望见磨损的木椅，凝视泛黄的作战地图，方才懂得，伟大的胜利，根植于艰苦朴素，根植于万众一心。

从红色旧址走出，心绪慢慢从战火烽烟回落至尘世人间。转身便坠入临涣的市井江湖。南阁茶楼是古镇的灵魂所在。皖北独有的棒棒茶，一壶沸水，数片粗茶，便消磨掉悠悠时光。桌摆花生、瓜子、时令鲜果，老茶客围坐一处，听本地的曲艺说唱，弦板声响，唱腔抑扬顿挫，道尽古今故事。

我看着满座喝茶闲谈的当地人，心中生出万千感慨。数十年前，先辈在此殚精竭虑，浴血谋国，所求的，正是眼前这般烟火寻常。刀光烽火远去，后世之人可以安坐茶楼，品一杯粗茶，听一段俗曲，闲谈岁月日常。硝烟散尽，山河安定，英雄奋斗的终极意义，便是守护这人间平凡的喜乐。历史与现实，在这里完成温柔的交汇。

走出街市，登高远眺，浍河蜿蜒流淌，两岸草木葳蕤，河水缓缓东流。远处风机矗立，现代风物融于中原旷野。河水亘古不息，看过王朝更迭，看过战火硝烟，也看见如今烟火万家。古与今，战争与和平，苦难与安宁，都被这条河水静静见证。

一趟临涣之行，所见是双重的临涣。一重是历史的临涣：文昌宫的青砖，记录着决定民族命运的生死决战，教会我们何为担当，何为信仰；一重是烟火的临涣：长街茶楼，茶汤曲艺，市井吃食，是奋斗换来的现世安稳。

拾起

张建新

一早去了河边，算把丢失的一桩事拾起。河边变化大，草一应的长高，怀孕的高粱纷纷抽穗，挺得直直的。母亲病重期间，把每天河边一走的功课丢了，忙着去医院陪伴母亲。母亲没能战胜病魔离我们而去，早晨起来心空得要掉，心无处存放，手脚也没处搁。

流了一把泪，我去了河边。

河边日月长。河边有垂钓者，有散步的游人，有飞动的花喜鹊，有垂下腰杆的狗尾巴……心闷得很，狠狠地吼了一嗓子，自以为声音大，可也没见人关注。游人做游人的事，钓者关注鱼情，花喜鹊只顾梳理羽毛，野草无言，种子格外饱满……一切都和我有关，也和我无关。

处暑已过，真正的秋天来了。

刻意不去想母亲，把思绪投进草木中。我喜欢草木，草木有心。草木一秋不悲凉，经历过四季，生命的过程，已拉伸得很长。由草木而想到生命的意义，不就是一茬接一茬地生长，留下种子和根，不是什么都有了。

昨天下午去参加作家王巍的新书分享会，作家是好作家，书是好书，我匆匆翻读，被其中的篇章深深吸引。

王巍的文字好，亲情爱情友情都演绎得好。发言是必须的，客套话说了几句，我说了心中感受：盐做的书，里面的文字都是咸的；糖做的书，里面的文字都是甜的；酒做的书，里面的文字都是醉人的。咸、甜、醉，三原色，三道味，我喜欢。醉不是味，我把它当味道，醉的味道让人沉醉。

我该转而说“但是”了，这是套路，不说“但是”不圆满，但我的“但是”后面没“但是”，文字各有表达，实在是说不明白说不清楚。咸、甜、醉，再加上苦和酸，也就全了。

分享会，我还拾起了一重量级礼物。

八十四岁的杨开延先生，给我提来了九本贴报，剪贴的是近十年，他所看到的，我发表的文章。九个本子贴得整整齐齐。我感动、感激、感念，这是什么样的情分呢？我和开延老素不相识，他看了我的文

亲情

忆父亲的渔趣

张时卫

父亲这一生，大半闲情，都系在一根鱼竿之上。但凡聊起垂钓旧事，他总有数不尽的趣闻娓娓道来，眉眼熠熠生辉，活脱脱一位自得其乐、乐在其中的老钓客。

初握钓竿之时，父亲纯粹是门外汉。简简单单备齐竿线，跟着邻里钓友趁着拂晓赶往塘边，自晨光熹微守至落日垂暮，整整一日空空如也，连鱼儿轻触饵食的讯号都不曾遇见。那次空手折返，旁人难免心生沮丧，他反倒悟出一番道理：垂钓从不是坐等好运降临，内里大有门道，唯有沉下心来，慢慢琢磨钻研。

自此，父亲便虚心向周遭钓友讨教经验。早年物资匮乏，没有成套渔具，他亲赴山野截取毛竹，亲手打磨成钓竿；鱼线的长短粗细，反复比对斟酌；浮漂更是就地取材，剪下几段鹅毛管穿系线上，五六枚浮子错落排布，朴素却实用。日久天长，他熟稔观漂门道：浮漂缓缓上顶，或是骤然沉向水底，便是游鱼吞饵，要瞅准时机扬竿起鱼。挑选钓位更是颇有讲究，察风向、辨水势，风头、湾位各有章法。从前常约上三五好友，骑着自行车奔赴合肥城南花园村各处塘口寻钓，长丰、舒城、巢县、霍邱，江淮大地众多水塘边，处处印下他垂钓的足迹。

儿时最期盼父亲垂钓归来。常有收获不佳之时，大鱼难寻，鱼篓里满满当当皆是细小的毛鱼。母亲便细心拾掇，剔除杂物，反复淘洗干净。起锅烧热花生油，小鱼入锅滋滋作响，文火慢炸至通体金黄酥脆，出锅轻轻撒上一层细盐。无需多余佐料，一口咬下，鱼骨酥软，鲜香四溢，是童年最难忘的滋味。时至今日回想起来，那股焦香依旧萦绕鼻尖，令人禁不住口舌生津。

盛夏暑热，父亲长久伫立塘埂，烈日当头，衣衫被汗水反复浸透，他全然不以为意，背上干粮，常常一站便是整日。后来又添了海竿，装好滑轮与爆炸钩，自拌菜饼、稀饭做成饵料，静待竿梢铃铛叮咚作响，立刻起身收线，也曾数次钓起五六斤重的大草鱼，满载而归，满心畅快。

岁月匆匆流转，及至七八十岁高龄，父亲依旧割舍不下这份垂钓痴好。时常约老战友们一起和哥哥驱车相伴，去往东大圩、牛角大圩的养殖塘垂钓。轻便修长的碳素新式钓竿，较之当年亲手制作的毛竹竿省心许多。养殖塘鱼群稠密，饵料刚投入水中，不多时便浮漂异动，运气佳的时候，一趟下来能收获二十余斤鲜鱼。

诸多往事里，最令人难忘的一桩趣事，至今想来仍忍俊不禁。一回，我们陪同父亲前往“三舅”家餐饮吃饭，宅院门口便是一方鱼塘，恰好可以挥竿垂钓。父亲兴致盎然伫立塘边，不多时，水面猛地传来一股强劲拉力，鱼竿骤然弯成一轮满弓。父亲精神一振，咬紧牙关稳稳扬竿，一心要与水下大鱼周旋，伺机将它遛上岸。塘边泥土湿滑，大鱼在水中奋力冲撞挣扎，巨大的力道猛烈向外一扯，父亲重心一晃，“扑通”一声跌入塘中，转瞬浑身湿透。万幸父亲年轻时当过兵，反应机敏，及时攀住塘埂自行登岸。得知变故，我们又惊又急，彼时他已是八十多岁高龄，哪里经得起这般磕碰。谁知他一边挥手安抚众人，连声道“无妨无妨”。我们一边悬着一颗心，一边忍不住打趣，连忙托“三舅”寻来一身干净衣物。浑身湿淋淋、略显狼狈的模样惹得众人笑声不绝，父亲反倒开怀大笑：“为搏大鱼，落水一趟，值了！”

常有亲友不解，问父亲终日静坐塘边静静等候，日晒风熏，何来乐趣？父亲自有一番见解：垂钓最能锤炼心性，教人戒除浮躁，学会静心等候，不惧酷暑饥渴。清晨奔赴水岸，暮色踏月归家，一路往返，亦是舒展筋骨、强身健体。钓获的鲜鱼，一部分带回家清水静养或是冷藏留存，余下的常常慷慨分给一同垂钓的老友亲朋，素来大方热忱。

一竿垂纶，钓的从来不止水中游鱼，更是漫漫悠悠的人间时光。数十年垂钓之路，老旧竹竿换成精致碳素钓竿，单车远行变为乘车寻塘，唯有心底那份热爱，经年未改。塘畔静候的安然，人鱼相持博弈的酣畅，油香扑鼻的炸毛鱼，还有那场落水搏鱼的鲜活趣谈，都沉淀成岁月里温暖生动的记忆，缓缓流淌，久久留香。